

燕·园·三·叶·集

陈陟云 郭巍 陆波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 abstract graphic design featuring a central vertical black bar. To the left of the bar, there are several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some solid and some outlined. To the right, there are also circles, including a large solid one at the bottom. A thin, curved line sweep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omposition, passing behind the central bar.

燕园三叶集

陈陟云 郭巍 陆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11月·北京

新出图证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园三叶集 / 陈陟云 郭巍 陆波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12

ISBN 7 - 5354 - 2623 - 9 / I · 1049

I . 燕…

II . 陈…

III . 诗歌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5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6415 号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责任编辑: 金丽红 黎 波

封面设计: 青春摆度工作室

媒体运营: 赵 萌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 - 87679301 传真: 87679300)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 11 楼)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 010 - 82845152 传真: 82846315)

印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北京方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241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284515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序

在诗的面前，幸福毋庸置疑

陈晓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与文学，更确切地说与诗结下不解之缘，这是让文学界大惑不解的现象。这一现象因为海子1989年山海关的献祭之举而具有非同凡响的象征意义。海子划定的不只是一个诗的文学史分期，对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来说，那是法学与诗从此开始的相濡以沫的岁月。

事实上，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在卡夫卡身上就被给定了一种启示录式的意义，这个犹太人于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在没有人会怀疑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史是在他的阴影底下匍匐行进的。1914年8月，卡夫卡重演了逃避婚姻的恶作剧，他开始写作后来被称为经典的《审判》，在这部作品中，卡夫卡穿插了一则寓言，后来被解构大师德里达加上题目《在法律面前》。1985年，德里达用这个题名写下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著名论文，在整个80年代，德里达不时地谈到法律，他的那些言辞充满了诺斯替式的玄机，却引发法学界为此形成一个解构主义学派。不用说，这是文学批评与法学奇怪的结合，这对于法学和文学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迄今为止，这个学派在二个学界往来，都显得神出鬼没。德里达有一次异想天开地说，在所有的解构中，法律是最具有解构性的。1979年，在阅读布朗肖的《白日的疯狂》时，德里达语惊四座：“没有法律的疯狂，任何真理都是不可想象的”。在那篇名为《在法律面前》的文章中，德里达说：（没）有法就（没）有文学。这

比起蒙田当年谨慎说出的：“甚至我们的法律，据说也具有正当的虚构……”，不知要胆大多少！到了解构的时代，我们才知道，原来法律与文学是如此亲近，那原本就是孪生兄弟，那就是布朗肖式的雌雄同体。

我们终于可以放心阅读这本名为《燕园三叶集》的诗集，它出自北大法学院三个毕业生之手，这就把诗放在法律的面前，把法律推到了诗的面前，这就是“在……诗的面前”，也是“在诗的面前……”。这些省略号决不是故弄玄虚，那里面包含的是历史、是青春的记忆、是北大三角地带燃烧的年代、是穿越一道道法之门与诗相遇的时刻……。

郭巍，北大法律系 79 级，陈陟云，法律系 80 级，陆波，法律系 81 级，这样的时间排列，足以看出诗在北大法律系的历史延续性。那时，他们青春年少，考进北大，不用说都是天之骄子，在燕园的大千世界，文学正是承载梦想最好的飞行器。80 年代初的北大正是风起云涌，而诗歌正是穿云破雾的光芒，在任何时候，只要有诗，生活就会敞开，存在就会有光亮。他们对诗的那份情感，无疑出自燕园极其活跃的各种文学社团。郭巍和陈陟云二人就曾经于某日在燕园的热闹地带宣布成立一个名为“晨钟”之类的诗社，陈陟云任理事长，郭巍任社长，但谁是一把手并不明确。当时应者云集，其中就有陆波。凑热闹的人多，干实事的人少，海子偶尔会串串门，但具体支持非玄想家海子的能力所及。由陈陟云主编的两期油印的《钟亭》颇受好评，他们曾经在燕园辉煌过一阵，只是要支撑一个气魄宏大的诗社并非易事。二年后，诗社除了他们二人别无他人。多年后，他们说起往事，那就全部都是豪迈和壮烈。

那时的岁月是何等的芬芳：“丁香花开了/开在鸽哨萌动的季节/仿佛要解开一道/只有一条等式的/丁香般洁白、丁香般芬芳的/二元二次方程式……”。这是陈陟云写于 1983 年的诗句，那时他读大三，只有 20 岁，青春气息很是稚嫩，但谁

能说这不是美好呢？那些友情、记忆，仿佛信口而出，就都是真挚：“兄弟，我们不是说过吗/深秋一到便去采撷红叶”。渴望成长啊，青春年少要成为坚强的男子汉：“兄弟，让我们走进十二月吧/十二月的风将会雕就我们的塑像”。诗就是成长的骏马，跨上它就能“跨越十二月峭拔的日子”。恰同学少年，正是风华岁月，友情总是他书写的主题。“相遇，一切都还是零/相别，已经摈弃了零和所有的负数/友谊使我们构成共同的图像”，这首题为《饯别》的诗写于1983年6月24日，饯别的对象就是海子。海子本来已于6月初离校，因事又返回学校与陈陟云相遇，他们相约在北大的一个小酒馆喝了几杯。诗的最后说“请踏着星光走吧/祝愿已不必重复”，不想，这首诗竟成了诀别。多年后，陈陟云的诗还保持着这种深挚纯朴的感情，只是“那些真实的日子不会再有/无数次冬夜的雪崩/不曾跌碎的泪被风吹去/男儿无泪”（《英雄》，1995）。岁月燃烧之后，还会有多少坚定。陈陟云的诗里更多地透露出一种反思性的情愫。这种反思性并非是对历史或现实的怀疑性的思想，而是关于生命本真性意义的思考。《在河流消逝的地方》、《异乡》、《网络之中的玄想》等，有一种对生活的挚爱，也有一些忧郁，但那种透明和俊朗还是穿过时间之流，与生命一起绵延而至。里尔克一度把艺术称为一种生命观，那就是“生命的本真存在”，也就是“即不为任何目的自我克制、自我局限，而是怀着对一个确定目标的信任无忧无虑地自我释放。”（《里尔克精选集》，第640页）。里尔克的这种艺术观，现在看起来已经相当古典，现在的诗人更乐于在诗中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以便对自我和世界展开机敏的嘲弄。职业诗人的真挚情感实在经不住成年累月地消耗，无法停留于本真面对事物与生命存在。但是，象陈陟云这样的诗人并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为了生命经验本身来写诗，它就不得不，依然要与生命的本真性联系在一起。《九月的鸽子》、《石

子》、《杯或手：一种存在或缺失》、《两只蝴蝶》等都表达了对生命变异的思考。

陈陟云的诗中始终有一种细腻的情感，怀着一种开启的态度感知事物。于是，他还要固执地点击一种情绪，试图打开千百个梦境的界面；还要付出一种真情，“抵达无数颗心灵的深处”（《我或者一种物象的破碎》，2005）。陈陟云对于存在的持续性和完整性总是陷入怀疑：“从眼睛之中/我看到了自己无数次的破碎”。根本之处在于，变异乃是世界及其事物存在的法则，这是诗人陈陟云的困扰所在。事物如何具有恒常性？在表象与实质之间什么是它们内在联系？一切经历时间都被改变，因此，“事物的真相你根本就不可叙述”，语言只不过是一把生锈的钥匙，它能叙述什么细节什么事实呢？“心中的哭泣你却永远也看不到/有时哭泣本身就是一种最本原的叙述/但当泪水离开眼窝/哭泣也就失去了最真实的本原”。这就是说语言，更确切地说，诗就是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颖的主题，早在象征主义时期，从哲学家柏格森到诗人瓦莱里都反复表达过这种思想。但在陈陟云这里，依然保持一种纯朴并坦然接受语言的现实，依然与事物的表象悠然相处，去感知事物的变异并保持内心的坚韧，这就是了解世界的有限性，我的有限性。这就是一种对存在的谦逊，这就是接近生命本真的诚恳。这样思考然后写诗，就算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阐释或表达”。

郭巍的诗还保留着一股豪气，意境开阔，充满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在明朗中透露出超脱的态度。这里收入的诗大都写于2000年之后，经历过岁月的磨砺，诗人郭巍还有精神在“五月的麦地”放歌：“五月，热烈而忧伤/阳光灼热/绿草，鲜花和白杨都在怒放”；尽管“囊空如洗”，但“困守在五月明媚的时光”。郭巍的诗似乎更具古典性，这不只是他经常借用历史事物，他迷恋“青铜开垦的土地/甲骨书写的国度”；而且

更重要的是，他的情怀还具有古典性，那种感情，怀着对历史和现实的关切，他要对大地说出他的感受：“黄土地上最坚忍的居民啊/在收割过的土地上/牵拽着古老的犁/那根绳，是过长过重的历史”（《远望中原》，2002）。郭巍的诗中还有那种纯真之情，村庄、河流、田野、树木……等等，古典浪漫主义的自然在他笔下结合进富有哲理的思辨，使他的诗清新亮丽而又意味深长。那些自然的变化也会让他惊喜：遍地的稻谷，果实芬芳，雁鸣长空，都会让他睁大双眼，而后想一想：

“那么多岁月遗失何处/那么多岁月的果实藏在哪里”。郭巍的诗也有浅吟低唱，那种透明感直击人的心扉：在仲夏之夜，倾听一种声音；或者让青涩的果实落下来，让思念击穿多雨的时光；或者设法把麦子种进忧郁的诗行……；这些诗句都显示出郭巍能以浅显明晰的语言捕捉诗意的才华。郭巍的诗风可见出海子的格调，他与海子同班且是好友，他们对诗的理解应该相当接近。只是海子的部分诗更多些神性或深邃。《三月，我的兄弟远行不归》就是怀念海子的诗，诗中写道：“三月，我的兄弟远行不归/留下一片城池和返青的麦地/每年这个时候我总在猜想/瘦小的兄弟，没有粮食的兄弟/如何用肩头扛起一块块砖石/如何拉起犁耙耕种秋天的土地……”。诗的感情深切痛楚，但还是有那种爽朗和不屈的豪气。

郭巍诗的“描写性”与当下诗歌热衷的“叙事性”相比有点古典。但“叙事性”如果不是大手笔举重若轻，经常会流于故弄玄虚，那种老谋深算的叙述容易给人以油滑之感。相比而言，郭巍的这种爽朗有一种诚实和真挚。郭巍的诗携带着激情和丰饶的大自然意象，有一种不加修饰雕琢的自然质朴之美。那种豪迈和不屈的精神颇为令人感奋：“走过春天/在大地之上，挺起昂然的信念”。有时那种情感过于激越：“一路呐喊，用一万根/坚硬的骨头，擂响一万面鼓……”。这是诗人写于2003年的诗，这让人想起朦胧诗在杨炼的推动下挥动的

历史巨臂。多少年之后，我们还能读到这样的诗句，一样的真情，一样的豪迈不群，不要说太古典，太浪漫，他的难能可贵不是更令人肃然起敬吗？

陆波作为一名女性诗人，当然很难抹去女性身份。但女性“身份政治”显然没有影响到她的主题（这算是她的幸运），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女性美学特征闪现，那就是对事物、生命存在以及诗意表达的敏感性。总体来看，陆波的诗还是显得相当大气，她的思考主题更偏向于形而上，总是把生活推到另一侧时看出生活或事物的“距离”，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思想。她也经常写作孤独，但她的“孤独感”绝没有生活具体化的痛楚，而是发生于存在之距离中的那种孤零零的“独自”状态。《一生的速度》写道：“清晨醒来，总在镜中寻找新的陌生”，还有“远在异地的你”，在距离中去辨别事物的真相，却总是为始终看不清真相而伤痛。理解生活的原意，体味存在变异的奇妙；然而自我与事物之间总是有距离，在变化中甚至在重复中一切都似是而非，成为痕迹的痕迹。“左岸虚无的下午”，“不知道思想的芳香，是否需要咖啡的浸泡”，她的思绪穿过变幻不定的场所，苦于生活的真实到底依赖什么来辨别？只是灵魂没有色彩，它们如何分享距离？

陆波这里选入的诗几乎全部写于2005年，半年多的时间，写了有三十多首诗，如果考虑到职业律师的工作极度繁忙，这样的写作热情是令人惊异的。陆波的诗似乎在努力进入主流诗歌的领地，除少数几首洋溢着充沛的感情外，大多数诗切合了当下诗的那种智性写作，依靠修辞来撬开事物的外壳，通过语词的巧妙碰撞来获取思想内核：“我见过玫瑰花瓣粉碎时/却还要展现芬芳的模样/在深夜最黑一刻醒来/除了与风共舞/还可选择沉默/孤独缘于无情与抛弃/却意外获得骄傲与自由的实质”。她也乐于在语词的机敏中闪现感悟之情：“你年少时的绿草地/恍若飞翔的光，无从定格/青春却从未褪色”。

那些领会也常有难言之痛：“都知道月光如镜/没有人能在阴影部分消灭自己”。诗中不时出现意外的修辞惊喜，还是颇有动人之处。这就是“语病盛开时代”的诗歌写作的美学规则。当代诗歌已经跨过抒情的时期，当代情感已经难以具有同质化的力量，没有普遍性为依托的时代心理，用情感来推动诗意就显得力不从心。陆波的诗显然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她还怀有某种格调，她的诗中还有丰厚充实的情感（例如《四月之樱》、《蝴蝶在飞》等），这或许是她的可贵之处，这使她的诗具有一种多元性，既具有情感的质素，也有思想的智性和修辞的变异之力（例如《秋天》）。情感的内在性与修辞的自然关联，这使陆波诗中包含着的技术主义不至于越过诗性的边界。她的诗有较好的潜质，再加磨砺，挣脱过于收紧的思绪和玄奥之气，会有更出色的东西脱颖而出。陆波的诗中隐约可以看出对欧阳江河、西川和臧棣的诗阅读的痕迹，那也是她对里尔克、狄兰·托马斯、博尔赫斯以及保罗·策兰领会的结果。

虽然同出法学院，同样从事法律工作，三位诗人的特点显然各异：郭巍的诗重描写性，直抒胸臆；陈陟云的诗有叙述的意味，思绪细致深刻；陆波的诗偏向思辨和修辞，内在情感颇有张力。至于他们的不足之处，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这里就不一一苛求。

不管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诗，这无疑是一项可敬之举。在当下浮华逐利的时代，这样的举动就是逆流而上；这样的写作，有一种纯粹性，有一种难得的真情。诗人说：只因岁月这样嶙峋，才格外需要一片柔和温存的绿地（陈陟云）；诗人说：让我们以白桦的姿态，走过春天（郭巍）；诗人说：为传统之美，点燃在最后时刻（陆波）；而我们，成为童话的追随者，幸福是无庸置疑的。确实，在诗的面前，幸福无庸置疑。

2005年12月3日于北大蔚秀园

目录

陈陟云 诗选

第一辑 在河流消逝的地方

在河流消逝的地方	3
旷寂	4
异乡	5
英雄	6
隔岸相望	7
伫立河边	8
寒江无雪	9
英雄项羽（两首：日落乌江、江东子弟）	10
寄北方（两首：寒秋、十二月）	13
饯别	16
石子	18
黑骏马	20

第二辑 困兽

困兽（一）	23
困兽（二）	25
那人是三十三只鸟	28

昏晕·····	30
幻觉·····	31
冬日印象·····	32
守望·····	33
秋鸟·····	34
我或者一种物象的破碎·····	35
以火为浴·····	36
十二月·····	37
风暴·····	39
圣诞是一场雪·····	40

第三辑 丁香花开了

丁香花开了·····	43
九月的鸽子·····	47
零时对话·····	49
话题·····	50
相识于八月·····	51
缘如冷月·····	52
相逢如此，独守秋天·····	53
秋祭·····	55
七月初七夜·····	59
梦的标本·····	60
寄给远方的三片枫叶（三首）·····	61
给（一）·····	66
给（二）·····	68
视线·····	70
对视的天空·····	71
杯和手：一种存在或缺失·····	72
思念·····	74
三月小雨·····	76

第四辑 事物的真相不可叙述

事物的真相我们根本就不可叙述·····	79
网络之中的玄想·····	81

陈陟云 诗选

人生·····	82
初恋·····	83
爱情·····	84
希望·····	85
四月的雨·····	86
雪景·····	87
两只蝴蝶·····	88

郭 巍 诗选

第一辑 又见五月

蓝雪·····	93
又见五月·····	95
播种·····	96
雪之舞·····	98
Fall, 落叶之季·····	99
圣诞, 舶来的情怀·····	100
北方的白杨·····	101
河中沐浴的少女·····	102
三月, 我的兄弟远行不归·····	104
四月五日, 北京下雨了·····	105
干杯, 陌生人·····	107
风月红尘·····	109
瘦瘦的莲花·····	110

第二辑 走过春天

远望中原·····	113
秋天, 出乎我的预料·····	114
十二月·····	115
卧佛·····	116
小镇之夜·····	117
窗·····	118
村庄·····	119



五月，永远的痛和爱	120
休闲的衣裳	121
走过春天	122

第三辑 燃烧的思绪

只一声响雷滚过天空	127
尖叫的诗歌	128
麦地正午的阳光	129
桑葚树	131
画莲	132
思念	134
执着	136
我们	138
燃烧的思绪	139
出走	140

——读托尔斯泰传记有感

第四辑 天堂的栀子花

牧场	143
梦里水乡	144
雪	145
秋	146
这个夜晚就叫圣诞吗?	147
在春天，请闭上眼睛	148
在五月	149
五月雪十四行	150
天堂的栀子花十四行	151
石子	152
向日葵	153
多好的秋天	154
秋叶无语	155
相识于八月	156

第一辑 一生的速度

一生的速度	161
南方之忆	163
左岸的蓝山咖啡	164
我的阴阳两界	166
孤独的山	168
海边遐想	170
秋天	172
谁是最后一人	173
无从定格	175
致西蒙娜·德·波伏瓦	177
东单路口	179
沙尘暴	180
舞者的天鹅湖	181
深秋	184
十二月，窗外	185
咖啡及其关系	186

第二辑 四月之樱

四月之樱	189
阿尔的十四朵向日葵	191
那时梨花	192
失眠	194
旧时日记	195
31号楼前的法国梧桐	196
白杨十四行	198
诗人与候鸟	199
一日桃花	201
某些记忆	203
蝴蝶在飞	204
书中蝴蝶	206
白蛇永镇雷峰塔	207

西安今夜	208
女人	210
雾中七夕	212
怀念一株大丽菊	214
口红	215
什刹海七记	216
卡萨布兰卡	220
附录	223

陈陟云诗选

第一辑 在河流消逝的地方

1

